



四安的第一部电话机

◎羌松延



在南通邮政博物馆的一处展位上，展陈着一只老式电话机。据布展人员介绍，该机产自日本，为磁石式木盒墙机，系由民国时期四安邮电所旧屋（至今仍基本保存完好）内拆运而来。查阅民国史料，四安装设电话的时间在当年的乡镇中并不算早，但与之有关的记载却较为丰富。梳理其筹划、办理的过程，可为今人了解南通电信发展历程提供一些细节画面。

史志记载，南通之有电话始于民国前夕。清宣统三年（1911）秋，“南通响应武昌起义，实行自治，成立军政分府，设军用电话，开始电话通信。”1913年3月，张謇联合商界创办大聰电话公司，“最初仅设城厢至天生港、唐家闸杆线，后才扩展到乡镇”。据载，“其始装户寥寥，不过数十号，且限于城区、唐闸、狼山（及）芦泾、任、姚等港”，多年后才拉线至其他乡镇。经查，至1925年有金沙、观音山、镇场、三圩（今先锋镇）、平潮、姜灶港实现通话。到1928年，又新增石港、二甲、四甲、兴仁等镇接通电话。

1928年3月，兴仁乡行政局（是年，依照《江苏省市乡行政组织大纲》规定，改各市、乡区公所为行政局）局长蒋韵芳再次召集该地富商，讨论装接电话集款办法，并于5月接通电话。与此同时，四安市行政局黄伯勋局长也积极行动，其间曾于4月2日召开局务会议，讨论事项包括《本市装电话案》。兹录《通海新报》及《南通》报所刊该提案议决内容如下：

为接线便利、通话灵敏起见，拟直接通城大聰电话公司。自板桥至兴仁，计长十四里弱，此段借用电力柱，酌贴柱费若干。再由兴仁经阚家庵、四安镇至本局止，计十五里强，需电柱一百五十支，每柱连导线、电料及装费等项约计八元，合共一千二百元。自板桥至兴仁所需导线、电料、装费并贴电柱等费，约三百元。统计需洋一千五百元。此项经费，由本市各花行抽收花厘，俟有成数，即行举办。

为早日装机通话，四安行政局此后又多次召开局务会议推动此事。如1928年4月23日讨论装设电灯、电话等案，决定装机之事“由建设股依照计划，赶速进行”。5月



28日又提出《促征花厘装设电话案》，议决：“由财政股会同花商冯筱庭、黄启宇，稽核各花行已征之花厘，收存殷实铺户，以备应用，并督促各花行继续带征，以满足一千五百元为止。”

不知是所需开办费未能筹集到位，还是借用电力柱一事没有谈妥等原因，四安在这一年没能如期装成电话。直到两年后才重新付诸实施，终告成功。而作为亲历者、时任县督学的吴浦云，曾以日记记录此事。笔者据此整理于下，期以较为清晰地呈现这一过程。

1930年7月26日，吴浦云“在少初处商办电话”，后“与少初至大聰公司接洽”。少初，即袁贻生，时在四安区区长任上，正竭力推动四安装置电话。袁通师毕业，早年供职于县教育会，1927年出资创办大王庙小学（今城中小学），1928年7月任南通市第一初等小学校校长。至南通沦陷前，先后担任金沙、四安、白蒲、南通（市、乡）区长。

1930年8月6日，受袁委托、负责此事的吴浦云“又至刘芷香处询电话事，未遇。”刘为南通棉业巨子，时任大聰电话公司经理。岂料，8月12日晨，吴浦云在城内的宿舍遇盗贼，袁区长托其办理电话的210元钱遭窃，令吴懊恼不已。15日，吴又“请孙幼渠先生与刘芷香接洽四安装电话之事”，并“至陈益奇家问东社装电话费之事”，以作参考。

吴浦云一边忙于联系大聰公司，一边又着手采购有关材料。他约上严德滋（庵东人，清末秀才，后毕业于通州师范学校，曾任通师附小主事、四安小学校长、县教育局董事等职，系著名数学家严志达院士之父），于8月19日晨坐汽车“赴金沙接洽办电话事”，托邱光庭在沪购

①抗战后《南通县架设乡镇电话统计表》附图《南通县已架电线线路略图》。

②民国时期四安邮电所旧址（今同仁巷9号）。

③南通邮政博物馆内来自四安的老式电话机（顶端两铃已缺失）。

南通名砚记

◎管劲丞

通州名诗人之砚

冯翰飞藏有孙幼登砚。铭词为：“笔不若墨之久，墨不若砚之久，盖石之质坚而静，坚则耐磨，静则寿。”末署“啸父老人幼登识。”所作行楷极秀拔。左刻邵幹细字题志，叙砚本邵潜父故物，得之于雉水，亦不系年月。幼登通州诗人，著《苏门集》《五芝草》，都不传，诗散见诸选集。王扬德《狼五山志》采其冬日同范凤翼游狼山诗，时在崇祯中，年辈较凤翼为长。幹字公木，邵潜族孙，曾共如皋范大士辑《历代诗发》。潜终老如皋。幹得砚必在康熙乙巳（四年，1665）以后。前后不过三数十年，是砚凡三易主，皆通州诗人之佼佼者，其可珍重在此。

明姚继岩遗砚

姚继岩遗砚，旧为姚氏世传，光绪中，曹震万得之姚芝亭。芝亭，继岩裔孙，而震万妻父也。继岩通州人，明弘治乙丑（十八年，1505）进士，官太常寺少卿。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，以谏武宗南游受廷杖。嘉靖三年（1524）创复发卒，年四十三。《州志·人物志》有传，并从祀忠义孝悌及乡贤二祠。砚无铭识，然历时四百稔矣。

澄泥的墨海砚

尤勉斋尝示我鳝鱼黄澄泥砚，早坏其聚水研墨一面，今磨治若砚材。别一面为砚底，中凹平如故，并列隶书“墨海”两字，系铭作汉隶。文曰：“举以示人，金曰石也，孰知利用，惟陶有类乎铜雀之瓦。”署名“柳村”，刻行书、篆章“岳封”都不着姓。按：通州文人无号柳村者，此当为丹徒王豫。豫字应和号柳村，乾嘉间老诸生，与通州李懿曾琪父子友善，懿曾卒，豫为作传。其铭砚，以为“类铜雀瓦”，不以为石质。其实通州取而为砚材之澄泥，与绛州陶成者殊异，以细致下墨同，故同名耳。豫非通州人，而所铭现在通州，其词复误谓非石，意者砚非豫自有，而铭为懿曾辈撰耶。

澄泥蕉叶砚

余所见诸澄泥砚，以博物馆藏蕉叶砚制作最精。其色黄褐，所谓鳝鱼黄。前人较量第次，首贵玫瑰紫，次鳝鱼黄，又次蟹壳青，蟹壳青最多。此砚材石质，因其坚细易发墨，故与陶制精者同名。明嘉靖中倭寇屡犯通海，当其来，恒用此石压空船，及饱掠而去，遂弃石置江浒，故通海有，江南宝山亦尝有。居江滨者或拾归砌墙堵，清初海门陆某始取以为砚，润泽发墨如端石。经广传，精制澄泥砚遂以通州特产著，而市上有售苏州矿材石伪制。康熙中通州人邵幹有赠制澄泥者诗，乾嘉间孙奎尝作澄泥砚考，汪襄亦笔记于其《州乘一覽》中，顾康熙、乾隆二志《物产志》都不载。

随后，吴浦云又于9月29日“至兴仁接洽装电话事”。其日记虽无具体记载，但估计此行与商谈借用电力柱拉线有关。10月26日，吴于“午膳后曾至大聰公司藤机师处谈电话事”。两天后，即28日，“大聰公司动工装电话”。结果，当天又发现还少十八号细铅丝。吴浦云又马不停蹄，立刻“买得二十六斤送去”。

真所谓好事多磨。在吴浦云等人的奔走努力下，四安电话终于在1930年11月7日安装完成。吴当天记有：“乘车返里，抵家将昏，知电话已装就”。第二天（11月8日），吴浦云“晨至区公所待快船（往局），试打电话，甚清晰！”

至此，四安开启了电话通信的历史。